

## 足球就是这么好看

肇俊哲

作“肇哥”。

肇哥，是伴随我时间最长的一个称呼，直到现在，我依然被很多人称作“肇哥”。我觉得这是大家没拿我当外人，一声“肇哥”里透着最热乎的亲切和最朴素的认可。

做职业球员的20多年里，我全程都在辽宁队效力，把青春和热血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我的家乡。“一生一城一队”，这是我感动万千球迷的忠诚，也是我内心深处最大的骄傲。

我永远记得退役时的那场告别赛。当时辽宁队处于保级生死边缘，那场比赛我们赢球就上岸，不赢就降级。已经进入11月，夜里非常冷，但是能容纳4万人的铁西体育场座无虚席。那是我最后一次戴着队长袖标代表辽宁队首发，在比赛中我打进直接任意球（全场唯一进球），帮助辽宁队锁定胜局，成功保级。

看台上，球迷们用手机点亮了一汪星海，“肇队！肇哥！肇俊哲！”的齐喊，山呼海啸，震耳欲聋。那晚，我不知道自己流了多少泪水，一次次绕场鞠躬致谢的时候，心里就两个字：值了！

辽沈足球底蕴丰厚，当中国足球在职业化和全民化两条轨道上并肩前行，辽宁足球又重新返回了顶级序列——辽宁铁人队强势杀回中超，球队的建设和发展趋势

强劲良好。

如今，“东北超”横空出世，火爆的氛围前所未有的。

今年，我出任沈阳奥美满天星足球俱乐部总经理，开始了全新的青训探索与尝试。俱乐部在沈河区投建了一座大规模、高规格的综合足球训练运营基地，而奥美满天星的理念也非常有创新色彩，在专业足球青训和文化教育之间，找到了一个契合度很高的两全方案。一方面给有天赋有热爱的孩子提供通往职业舞台的跳板，另一方面也为孩子们保留了随时可以“回归文化教育路线、完成考学读书”的机会。

“东北超”沈阳战队组建时，满天星俱乐部积极报名参与，最终有十几名学员通过了选拔，成为主力成员。

“东北超”开幕的前前后后，我也一直风风火火地忙碌着。应组委会邀请，我担任了开幕式嘉宾，现场献唱赛事主题曲并为比赛开球。此外，我还有一个重要任务，那就是接待带领中国足球冲进世界杯的神奇教练米卢。他此次重回沈阳，正是为“东北超”助力。

米卢还是一如既往的矍铄阳光，他幽默乐观且对中国足球充满深情。他详细了解了“东北超”的创建构想，也亲身体验了“东北超”的强大感染力，并对这个思路高

度称赞。的确，“东北超”这个独特的多维破圈逻辑，把东北三省一区的文体旅商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东北老铁们组团走动起来，踢球、看球、啃鸡架、品啤酒、看风景、享洗浴、赏文创、拍视频……拉动了区域活力，也激发了拼搏精神。

我想，这就是足球的魅力吧，它真的有打破圈层壁垒，跨越时空界限的神奇力量。作为一个辽宁足球人，我为自己生在这样一个有足球相伴的时代感到幸运。

几天前，我登上“东北超”专列体验了一下当球迷的感觉。踏进车厢的那一刻，眼前立刻浮现起小时候跟着老爸去体育场看球的情景。那时候，丁零零的车铃声摇曳起伏，我坐在自行车后座暗自嘀咕，足球有那么好看吗？

现在，足球气氛向好，足球的影响力不再单一来自于职业体系。孩子们有了更大的决策自由度，热爱与天赋之间的碰撞、坚持与变通之间的选择，变得更加从容不迫，游刃有余。“觉得你是那块料”不再是不能转弯、需要豪赌的唯一出口。

我回答出了自己当年的那个疑问，足球真就是这么好看！只要走近足球，无论成长路上是泪水还是笑容，或是回望时感慨万千，我想，那都不会是辜负，只会是心底喷涌而出的幸福。

## 一壶月光茶

于春林

那年，我外出求学第一次离开家乡。临行前的晚上，父亲在月下煮茶为我饯行。

父亲是朴素的农民，他一辈子没有什么嗜好，喝上一壶茶，便是他生活中最奢侈的事，当然，茶叶只是最便宜的花茶。

那个晚上有月。月光透过门前高大老槐树的罅隙洒在院子里，母亲和我在屋子里收拾行李，尽管那时生活清苦，母亲还是把家里最好的物品都叫我带上。父亲则一个人默默地在院子里的火炉上为我煮茶。月亮无言地注视着父亲，他瘦弱的身躯在地上留下的身影仿佛嵌入大地里一样坚实。

父亲招呼我过去，对我说：“茶煮好了，喝一点儿吧，这是家里的茶叶，虽然清淡却有味道。”我愣了愣。在我们这个靠天吃饭的乡村里，祖祖辈辈喝的都是大缸里冰凉的井水粗茶，哪有“煮茶”一说？父亲种了一辈子地，“煮茶”这种听起来带着文人气的事儿，怎么也轮不到他来做。

我搬了个小板凳，坐在父亲身旁。明天早晨我就要到县城读书去了，这是我离家的最后一个晚上。想到父母含辛茹苦地把孩子拉扯大，举全家之力供我上学读书，如今，我去条件比较好的城市读书，他们在老家却要更加拼命地为我挣学费，而我却帮不了他们什么，一股难忍的凄然涌上心头。

“家里实在没有什么好给你的，喝一杯煮的茶吧，算是给你饯行。”父亲的声音格外低沉，语气也变得柔和了。

我拿着茶杯的手微微有些颤抖，嘴角贴着杯口喝了一小口，温润的茶水顺着我的口腔经食道流进我的胃里，舒服极了，似乎茶水也不如平日那么苦涩难喝，相反茶香氤氲，口味醇香。

透过眼前炉中升腾的水汽，裹着淡淡的茶香漫开，把父亲藏在水汽里。我忽然发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父亲的背已经驼了，蹲着的时候，背弓得像一座小小的山，头发里的白比去年这个时候又多了好多，风一吹，几根白发就飘在水汽里，看得我眼睛发涩。我赶紧低下头，不想被父亲看出我的小心思。

“你出去了，要好好读书，好好吃饭，我和你妈在家都好，不用挂念。”父亲端起茶，只喝了一口就停下来抽旱烟，烟袋锅子忽明忽暗，与天上的月光遥遥相对，“你自己在外头，要学会吃苦，勤奋读书，我这一辈子没出一个读书人，你是咱家头一个。”我的心似乎被人揪住一样，眼泪再也控制不住了，簌簌地淌了下来，我把头压得更低，佯装低头喝茶的样子。

父亲平日里话不多，似乎他把这辈子想对我说的话都说了出来，这样他的心里才踏实了。

我鼻子发酸，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只是点点头，一口一口喝着茶。月光落在茶杯里，茶水荡漾，把父亲的影子、满院的南瓜香都晃进了那杯茶里。

后来我走遍南北，喝过好多种茶，还有许多名贵的茶，却没有哪一种及得上父亲给我煮的那碗茶。那哪里是一碗茶啊，分明是一辈子沉默寡言的父亲，能给我的最庄重的饯行礼，是他把所有的牵挂和疼爱，都煮进了那壶沸腾的水里，化进了那一碗清苦回甘的茶里。

如今，每逢夏夜，当我抬头看天上的月亮时，总能想起那个夏天的晚上，院中的铁炉子，沸腾的水声，还有月下那个弓着背煮茶的身影。

茶香漫过来，那个即将远行的少年，被一整壶沉甸甸的爱托着，走向了更远的地方。

## 父亲的“止痛药”

赵凤翔

父亲活着的时候，话很少，脸上总是一种低沉的神色。生活的苦难像一座山，压弯了他的脊背，他却从不呻吟，也不抱怨。

他有自己的对抗方式——烈酒与辣烟。不管多烈的酒，多呛的烟，他似乎都能扛得住。

那时候我还小，记得老屋昏黄的灯光下，父亲常常倚在墙角或是门框边，手里是一盏酒，或是一杆烟。有时候一杯白酒下喉，呛得他弯下腰剧烈地咳嗽，脸憋得通红；有时候早烟太冲，熏得他睁不开眼，眼泪顺着深深的皱纹往下流。

但他从不躲。咳嗽止住了，眼睛睁开了，他还是那样倚着，嘴里发出“吧嗒、吧嗒”的声音，一口一口，沉默地顶着。烟雾缭绕里，似乎藏着他不曾说出口的心事，也藏着那些年我并不懂得的沉重。

我以为他能一直这样顶下去，像家里那堵老墙，永远不会倒。直到那天，他真的顶不住了。那杯陪他半生的烈酒，那根陪他半生的辣烟，终于把他放倒了。父亲躺在床上，瘦得脱了形，连呼吸都变得费力。

我去陪护，看着他插满管子的手，忍不住埋怨酒误人。父亲却摆摆手，浑浊的眼睛望着天花板，没说一句怨那些烈酒和辣烟的话。

那一刻我才明白，这哪是什么嗜好，而是他作为一个男人，在那个清贫又艰难的年代里，唯一的止痛药。他用它们顶住的，不仅是喉咙里的辛辣，还有整整一生的风霜。

## 东北超酷

我与足球的故事 主题征文

我出生在沈阳市铁西区，始终认为，我是个被辽宁足球喂养大的幸运儿。

5岁那年，父亲把我送到张引教练门下学习踢足球。那一年，正是辽宁足球队取得“十冠王”辉煌的起步之年。我后来问父亲：“老肇，当年为什么会作出那个决定？”老肇吧嗒了一口烟说，我就觉得你是那块料。

或许正是因为觉得我是那块料，老肇对我极其严格。我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队友们戏称为“一只虎”，就是因为训练课表现不好，被老肇一个电炮揍成了乌眼青。不知道哪个有才的小伙伴，对照“独眼龙”的形象，给我起了个外号“一只虎”。

老肇信奉严师出高徒、刻苦能上游。我从练球开始到学有所成，不知挨过老肇多少拳脚。能吃苦、善拼搏，专注认真、执着长情……球迷们赠予我的这些标签，都源自小时候老肇对我的狼性管理。

后来，我又陆续有了许多新昵称。首先是“小肇”，因为我是那批辽小虎里年龄最小的，长得也最矮小。再大些，我又被喊



本版插画 董昌秋

## 端阳寄怀

(组诗)

启子

### 粽子

我想吃的粽子一直存放在从前的端午节。那时淡蓝色的马莲花，开在井边五颜六色的纸葫芦，飘在檐下

母亲坐在院子里将粽叶折出一个锥形容器再捞起软糯的大黄米压实、盖住用韧性十足的马莲草捆缚成带着三个尖角的粽子

风不紧不慢地吹着母亲双手灵动，有条不紊地甚至一点儿都不担心浑身都是尖角的小儿子何时长大

### 艾蒿

那些遍布山野的艾蒿一出生就自带使命每年端午到来之前它们会将祥瑞之气，送抵村头

母亲将它们分扎成小捆挂在门楣上，屋檐下这束香气袭人的植物如同香囊悬挂在母亲离开后的每一个端午悬挂在我的眉间与心头

### 五彩绳

粽子与鸡蛋煮开锅后母亲会将择好的五彩绳系在四个孩子的手腕上姐妹们系右手，我系左手五彩的颜色，是一个母亲对儿女最朴素的祝福

如今，四个儿女家庭美满生活幸福，母亲却已远去

是不是我们小的时候也应该搓一根五彩绳一起给母亲系上那样，我们是不是就能留住一个慈爱的母亲

## 粽香漫染南北滋味

柳逢霖

社区包粽活动的第二天，志工陈阿姨特意把婆婆制作的改良版道滘咸肉粽送给我三个，并告诉我，肉粽里加了瑶柱、虾米、海胆等海鲜，成了海鲜粽。

“其中有一个粽子，里面还藏着一只鲍鱼仔。”阿姨笑眯眯地说。

我知道，这是取谐音“包中”（鲍粽）的意思。因为我是学生，所以借此讨个学业有成的好彩头。

除了咸肉粽之外，岭南独有的枧水粽也吸引了我的注意。枧水粽又叫碱水粽，是用碱水或是草木灰水浸泡过的糯米做成的粽子。粽身色泽金黄透亮，一口咬下去十分甘脆弹牙。有些枧水粽的中心还包裹着一根小木条，木条周遭的糯米被染成极鲜艳的红色，进而形成了粽子“肉黄心红”的独特色泽。清代文人李调元的《南越笔记》中有关于枧水粽的记载：“端午为粽，以冬叶裹者曰灰粽、肉粽，置苏木条其中为红心。”

## 端午入诗行

张春田

的风景是动态的、喧腾的——让我们隔着千年的时光，依然能感受到江面上那令人血脉偾张的竞渡激情。

北宋的苏轼用他独有的浪漫与温情，为端午增添了一抹旖旎的柔情。他写道：“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鬟。佳人相见一千年。”五彩丝线缠绕在爱人的手臂，驱邪的符箓斜挂在发间——苏轼将端午的民俗升华为对美好情感的祈愿。他留给后人的，是一份穿越千年的深情与雅致。

最后，当我们拨开层层叠叠的诗意风景，终于看见了那个站在端午源头的诗人——屈原。他没有像文秀那样去辩解冤屈，没有像陆游那样去享受民俗，也没有像苏轼那样去寄托情思。他留给后人的，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孤绝背影。五月初五的汨罗江，吞没了一位诗人的肉身，却托举起了一个民族的灵魂。

当历史的长河奔涌至今，作为当代

以竹叶裹者曰竹筒粽，三角者曰角子粽。水浸数月，剥而煎食，甚香。”这种色泽金黄的粽子不禁让我想到了东北的大黄米粽子，同样是黄澄澄、金灿灿的色泽，粽叶里的黄米包裹着几枚蜜枣，颇有种黄金裹玛瑙的寓意，想来岭南的枧水粽大抵也蕴含着同样的巧思。

社区的包粽活动一连举办了两天，最后压轴的是我的东北红豆香粽和大黄米蜜枣粽。红豆粽香甜可口，尖角顶着一簇红小豆；大黄米粽糯清爽，和广东的枧水粽并排摆在一起，很有种南北文化熔于一炉的感觉。

小小粽子，里面却蕴藏着大大的学问。仿佛透过粽子，我们品味到的不仅是味觉上的享受，更多的则是粽子背后的历史文化底蕴。最后，不论岭南肉粽，还是东北甜粽，这些粽子最终都被送往社区长者的家中，这也为端午粽子增添了一丝凸显人文关怀的暖意。

的写作者，当我们站在沈阳浑河的岸边，看着霓虹倒映在水面，端午的风景又该如何描摹？

或许，它不再是鼓声雷动的江面，也不再是简单的粽叶飘香，而是一首关于现代生活的“打捞诗”——

地铁穿过城市的地下河，我们在早高峰的洪流里，练习着另一种形式的竞渡；耳机里没有鼓声，只有被切割成碎片的《离骚》；五彩的丝线变成了手腕上的智能环，监测着心跳，却监测不到两千年前那一声沉重的落水声……

浑河沉默不语，它只负责流淌，穿过这座城市。我们在岸边假装在过节，其实是在等一场迟到了千年的凭吊。

因为有了屈原，端午才不仅仅是一个节气或节日——它成了一种精神的图腾。无论在古代的汨罗江畔，还是在今天的浑河岸边，那份关于忠贞、关于求索、关于打捞灵魂的回响，始终在每年的粽香与龙舟鼓声中，生生不息。